

貴州通志

貴州通志

藝文

傳

漢

西南夷傳

班固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即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
數滇最大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
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蹻至滇以兵威定屬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不通因乃以
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類畧通五
尺道諸此國類置吏焉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

藝文傳

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衽馬焚僮旅
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
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
粵南粵食蒙蜀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
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
獨蜀出蒟醬多持竊出而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
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
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粵
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王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
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

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
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
在關又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
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
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
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
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將往諭
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焉是時巴蜀四
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饜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
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
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

及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
言西南夷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
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及元
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犇竹杖
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
布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
又亡害於是天子乃命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
十餘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羗
乃畱爲求道西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
使言漢與我孰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
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

子恇意焉及至南粵反土使馳義侯因健爲發南
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
殺使者及健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
者八校尉擊之會粵已破漢校尉不下中郎將郭
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十萬
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
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兵威風諭
滇王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
皆同姓相伐未肯聽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
滅勞深靡莫西南夷君長以十數獨夜郎滇受王
印最寵焉

夜郎傳

范一疇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

見華陽武國志

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

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爲竹王非血氣

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

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

三郎神是也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

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因雷

王滇池以且蘭有椽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

詳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
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爲麩百姓資
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
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入貢光武嘉之並嘉褒
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
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
於是南城始知學焉

明

尚書黃公綬傳

李夢陽

尚書黃公封印人也名綬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
克讓始徙封印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申申

生公初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寺以罪編氓流
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封印洛皆有黃氏乃
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資商重慶娶於張生公重
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姓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
曰送蹇尚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
城學博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
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
壅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出爲四川叅政進右
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
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公廉峻直執遇
事魁發正色山立卽重忤時具弗恤智巧所避公

粲然肩之人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爲郎中
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
寮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
大獨也善懼權貴人嘗奪民蘆場顯貴人無敢爲
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督松茂諸倉兼
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
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
冤氣耶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
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
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
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詔之無牒使醋壘塗其

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
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畧分其財
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
官糧鉅萬數王爲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
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
令望風解印綬去爲右使奏開建昌銀礦許之大
盜周王簿者嘯聚抄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於煩
苛宜少寬養而闔宦以方貢橫斂公抗不從闔擠
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
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
妾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緇僧繼曉於

具威惠大行繼曉之志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
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小眠食其之今避而反鄉名
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
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
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連疏
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劾叅將郭
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
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
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維新公見飲
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
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三月會詔叟

菴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懼悅無
不願爲公使者及公去尼有攜子女拜送路傍者
公旣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
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
十年顛直岸異忤人獲各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
乃引年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
所爲奏議及政蹟並所著文詩悉棄不畱晚嗜叅
同契號精一道人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
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惴惴太宗地征全國是屬
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逸臣勞所
謂代天之福英廟之遇文達畧似馬周吁俞一德

密畫顯斷草幾積曩思體一變成化閭中哀外植
三原河州單縣封邱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
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幸佞請劍必殛使見
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
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
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
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
亦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
遲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談滿盛公卿
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
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

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
斯又一變然黃公爲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
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
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耶斯爲政在人
耶抑時不同耶公焚奏草曰民其嘉美禔汲汲流
今而信後者又何如耶江淞食鹽錢鈔民苦包攬
掇勒呻吟公爲尙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
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夫不
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鏞女
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曾衛鎮撫官
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

司務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皇帝驚悼不已遣
祭勅有司營塋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侍御申公祐傳

田宗秋

先民有言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天下之三本也
故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於公盡之矣古之孝子固
有冒白刃而赴親之難者若猛虎搏人志在吞噬
非若盜賊之猶有人心也公以了然童子直犯其
爪牙脫父之厄至九重震怒生死叵測當時謫言
責擁重任者何限且環視扼腕莫敢撓逆鱗之威
公以太學生毅然申辨無少難色非卓然不易之
見定於中見義必爲之勇隨以發乎然公於親之